

《主播说联播》中“说”之风格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田海龙,冯莹

摘要:对随机收集的《主播说联播》10位主播各自一次的节目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该节目在人称代词运用、语气词使用、反问句和感叹句的使用、儿化音的运用,以及网络语言的使用方面具有明显特征,构成了该节目“说”联播之风格特征。借助社会语言学中“指向性”“指向秩序”等工具性概念,进一步探究《主播说联播》节目中主播口语化语言特征构建其“说”联播风格的过程,认为主播关于这些语言特征的认识、关于这些语言特征是否可以体现节目特点的认识,是该节目“说”之风格形成的内在动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主播的风格实践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讨论,剖析语言创新引领并改变语言景观的机制。

关键词:口语特征;《主播说联播》;指向性;风格实践;社会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3)01-0017-0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en anchors' way of talking news in CCTV programme *News Anchor Talks News*. Based on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ir use of personal pronouns, modalities, rhetoric questions, rhotacizations and internet words, an oral language feature is identified in their broadcasting of the news. Then the article applies such conceptual tools as indexicality and indexical order to account for the construal of a casual style in the oral language, and concludes that it is the anchors' language ideology, their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oral language as a sources for fulfilling the TV programme' goal, that brings this causal style into being. The mediation of oral language feature and casual style is further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social effect of this stylistic practice the anchors bring about, which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change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that the linguistic innovation can bring about.

Key words: feature of oral language; *News Anchor Talks News*; indexicality; stylistic practice; sociolinguistics

1. 引言

“风格”(style)是社会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风格最初在拉波夫(Labov)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中以“随意”和“留意”的说话方式体现在不同的音位变体之中。之后,贝尔(Bell)通过观察一位新西兰电台播音员的播音风格,发现其因观众不同而在播报相同内容时表现出不同的播音风格,据此提出著名的“听众设计”(audience design)理论(田海龙 2022a: 12-13)。进入21世纪,风格进一步成为变异研究第三次浪潮的研究课题,不仅关注风格的语言学体现,而且借助“指向性”等概念性工具,探究语言变异所构建的语言使用者身份以及与该身份联系在一起的风格实践(Coupland 2007: 5)。

本文从这些新的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视角出发,对中央电视台《主播说联播》节目中主播“说”所体现的语言风格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在阐释《主播说联播》的语言风格及其语言体现的基础上,讨论主播的风格实践以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

2. 《主播说联播》节目

《主播说联播》是央视新闻节目《新闻联播》的衍生栏目。2019年8月《主播说联播》栏目正式入驻抖音及快手短视频平台,在每天《新闻联播》播出后大约22点至24点之间发布出来。目前已有10位主播参与《主播说联播》节目,分别为康辉、郭志坚、刚强、严於信、潘涛、李梓萌、宝晓峰、海霞、郑丽、欧阳夏丹。《主播说联播》开播的第一期内容获赞数高达1780.7万余次,评论10万余次。开播三个月(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主播说联播#微博超话的阅读量达21.6亿,讨论78万余人次(谢菁 2020: 42);而到2021年1月13日,抖音号粉丝量已达2926.6万,总体获赞“2亿+”(金旭阳 2021: 36)。《主播说联播》受到观众的欢迎,一个原因是其碎片化视频方式的成功运用,以及差异化的传播内容和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尹素伟 2020: 98-99)。在其传媒母体《新闻联播》节目收视率出现下滑(崔林等 2019: 24)的情况下,《主播说联播》主动适应新媒体传播的特点,采取新的传播方式,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渠道和微博、微信等

交际软件,在传播内容和主题与《新闻联播》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也受到全网的广泛关注(金旭阳 2021: 34)。

然而,从语言学的角度观之,《主播说联播》的“说”字体现出该节目在语言运用上的一些特征。如果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审视,主播“说”联播的风格实践也体现出该档节目的策划者对语言运用的一些认识。那么,《主播说联播》在语言使用方面有什么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又如何建构出主播“说”的风格?主播的风格实践会产生什么社会后果?本文将探究这三个研究问题。为此,我们从“央视新闻”的微博账号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发布的《主播说联播》栏目^①中随机选取 10 位主播各自任意一段口播作为研究的语料,每段大约 1~2 分钟,最后得到共 10 段语料。对这些语料进行转写,平均每个主播的口播语料 300~500 字左右,共约 5000 字。

3. 《主播说联播》节目的语言风格

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研究基于对语言变项的观察。在变异社会语言学看来,言说者具有特定的语言风格是因为他们在使用语言词汇和句式方面有特点,或者在发音方式方面有特征。这些体现为特点或特征的语言变体构成了他们不同的言说方式,是其语言风格得以实现的基础(Coupland 2007: 5)。据此,我们先观察《主播说联播》节目中主播的一些语言特征,并讨论这些语言特征所形成的语言风格。

3.1 语言特征描述

通过对收集语料进行细读,发现《主播说联播》节目在人称代词、语气词以及句式的使用方面有值得关注的特征,发音的儿化音现象和网络语言的使用也比较频繁。具体归纳如下:

3.1.1 人称代词的使用

在收集的语料中,第一人称代词“我”“我们”共出现 32 次(其中“我们”12 次)、“咱们”出现 5 次,第二人称代词“你”和“您”各出现 5 次和 8 次。例如:

(1)《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固定的开场白)

(2)明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联播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慎终如始,这个年,咱们就平安度过了。(刚强 2021-2-16)

(3)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能从这慢悠悠的速度里感受到一种温度,我们有‘复兴号’的快捷高速,也有这些‘小慢车’的逢站必停。(郑丽 2021-2-22)

(4)所以你看,浓情总是见于平淡之中,而快乐其实挺简单的,孝顺父母也并不复杂。(郭志坚 2020-10-4)

(5)祝您晚安,好梦。(宝晓峰 2021-3-21)

3.1.2 语气词和情态助词的使用

在收集的语料中,语气词“呢”的使用也很频繁,共计 14 次。它们出现的句式如下:

(6)由此暴露出的外卖平台在制度和和管理方面的漏洞是不是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又存在在多大的范围内呢?(海霞 2021-3-22)

(7)今天是立冬节气,这冬天呢说话间就到了。(严於信 2020-11-7)

(8)更重要的是,能像这位儿子那样陪母亲玩儿,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郭志坚 2020-10-4)

除了语气词“呢”,另一个频繁出现的语气词是“啊”,共计 7 次。其他语气词还有“啦”、“嘛”和“吧”。例如:

(9)时间可过得真快啊!转眼间春节假期已经余额不足啦!这个假期啊,为了防控疫情,许多人都选择了就地过年。(刚强 2021-2-16)

(10)这些年啊,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弹性供暖”了,……大家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弹性”带来的温暖。(严於信 2020-11-7)

(11)也参加了其中的一场,啊!谁让我的名字起得真好呢,下单(夏丹)嘛。(欧阳夏丹 2020-4-25)

(12)今天我们就长话短说,看完视频大家赶快放下手机,抓紧时间,睡觉吧。(宝晓峰 2021-3-21)

除了语气词,表示概率和可能性情态(modality)的情态助词,如“比较(和顺)”“真的(很不简单)”“应该(说)”“可能”等,出现的频率也比较多,共计 8 次。例如:

(13)现在大家比较关心为孩子们减负,但其实同样需要减负的还有一线的老师。(潘涛 2021-3-9)

(14)想想看,光荣在党 50 年,而且一贯表现良好,真的很不简单。(康辉 2021-3-23)

(15)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全国各地疫情防控效果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刚强 2021-2-16)

(16)有首老歌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康辉 2021-3-23)

3.1.3 情感句式的使用

在收集的语料中,主播使用的情感性句式比较多,其中反问句有 7 个(如 17、18)、祈使句 5 个(如 19)、感叹句 4 个(如 20),占有所有句子的 17%^②。

(17)那表彰这些老党员、这些优秀的党员,这本身不是一堂党课吗?(康辉 2021-3-23)

(18)更重要的是,能像这位儿子那样陪母亲玩儿,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郭志坚 2020-10-4)

(19)今天是世界睡眠日,……所以今天我们就长话

短说,看完视频大家赶快放下手机,抓紧时间,睡觉吧。(宝晓峰 2021-3-21)

(20) 说实在话,八旬老人能把球打成这样,那是高手啊!很多年轻人看了估计也会汗颜。(郭志坚 2020-10-4)

除了反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的频繁出现,插入语的使用也很频繁,如“你看”“想想看”(如 21)、“这说明呢”(如 22)、“当然了”(如 23)、“有时候啊”(如 24),等,多达约 11 次。

(21) 你看,庆祝内容的第一项就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还有对典型人物的表彰,……想想看,光荣在党 50 年,而且一贯表现良好,真的很不简单。(康辉 2021-3-23)

(22) 这几个数字可能很多人都没怎么关注,这说明呢,大家假期都过得比较和顺,和顺以致祥,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刚强 2021-2-16)

(23) 当然了,服务再“弹性”但有一样必须得“刚”起来,那就是标准不能降下来。(严於信 2020-11-7)

(24) 所以你看,浓情总是见于平淡之中,……有时候啊,恰恰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复杂了。(郭志坚 2020-10-4)

3.1.4 “儿化音”的使用

在收集的语料中,儿化音的出现频率非常大,共 10 处。所谓“儿化音”,即是一些字的末尾韵母因卷舌动作而发生的音变现象(通常在韵母后加上/r/,来表明读音儿化,如“这儿”[zher])。《主播说联播》中出现的儿化音现象如下所示:

(25) 最近特别火的藏族小伙儿,丁真,刚刚有了工作,担任四川理塘旅游形象大使。(李梓萌 2020-12-5)

(26) 都说抱团儿才能取暖,只有群策群力,才能让弹性满足刚需,让身暖,心也暖。(严於信 2020-11-7)

(27) 真实惠送到手边儿,等你继续来下单。(欧阳夏丹 2020-4-25)

3.1.5 网络语言的使用

在收集的语料中,网络流行语的使用也非常明显,共计 16 个。例如:

(28) 所以这些庆祝活动的安排呢,解锁了一个青春的密码,……归来还是少年。(康辉 2021-3-23)

(29) 五一假期快要到了,您想好怎么过了吗?有没有做好“买买买”的准备呢?……品质保障,拒绝套路消费,实实在在让利,官方带货最为给力,您的购物车可以加起来了。(欧阳夏丹 2020-4-25)

(30) 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今天深圳街头一条自带 BGM 的标语火了,看到它你可能会和我一样忍不住唱起来。它很“上头”,但是也挺有用的。(李梓萌 2021-3-29)

(31) 时间可过得真快啊!转眼间春节假期已经余额不足啦!这个假期啊,为了防控疫情,许多人都选择了就地过年。(刚强 2021-2-16)

3.2 口语特征体现的语言风格

首先,《主播说联播》在使用人称代词方面的

特点突出了节目“说”的口语风格。根据张旺熹(2012: 49-70)的研究,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是口语中典型的话语标记成分,可以有话题认知、话语提示、言者移情和话语引导的功能。第一人称代词“我”用于话题认知时,可以表达言者对所言的认知、推测或建议,第二人称代词“你”“您”在语料中有话题认知、话语提示和话语引导的功能。第一、二人称代词的广泛使用说明《主播说联播》节目中的主播不是置身于所“事件”之外,而是沉浸于“说”之中,使其情感体现在“说”的风格之中,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吴东英等 2004: 254)。

其次,《主播说联播》体现在语气词和情态词频繁使用方面的口语特征也构建出“说”之风格。例如,语气词“呢”能够在强调话语内容中的部分信息的基础上提请听话人的注意,形成了[+强调部分信息]和[+提请注意]的特征(李军华、李长华 2010: 97),语气词“啦”“嘛”和“吧”可以通过主观情感的表达实施提示功能和祈使功能(张小峰 2009: 158; 崔希亮 2019: 67),特别是“嘛”可以作为话题标记(强星娜 2010: 63),引起观众对内容的关注。根据高艳(2017: 1193)的研究,这些语气词多在现代汉语口语中使用,被认为是汉语口语的一个主要类型。在《主播说联播》节目中,主播通过使用大量的语气词使其“说”新闻的风格突显出来,形成与其母体节目《新闻联播》不同的语言风格。

第三,反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的使用也突显“说”之风格。其中感叹词的使用在人际关系中可以呈现出不同的交流目的(高彦梅 2001: 14),且与话语风格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这些句式可以起到疑问、呼吁、请求的作用,不仅能够表达说话者的情感和目的,也能引起听话者的思考和回应,进而增加与受众互动的机会,将“播”新闻变为“说”新闻。而且,在句子中间出现的插入语,也更多地用于情感的表达,强调说者的态度,抑或提出推测和估计,正如邱闯仙(2010)所指出的,“你看”“可以看出”“这说明呢”更明显地体现出引导观众注意后面信息的作用。总之,通过使用这些句式,《主播说联播》与“书面语式”的新闻播报语言不同,突显了“说”的轻松活泼,也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第四,也是比较明显的,《主播说联播》的口语特征及其体现的“说”之语言风格体现在主播的“儿化音”上面。虽然“儿化音”偏离标准的发音,且缺乏一定的正式感,却能让语调更轻快,能够突

出轻重音差别,因此也打破了传统新闻播报枯燥的平直语调,不仅表现出口头交流的随意性,还传递出活泼和亲切的话语基调(高艳 2017: 1191; 尹素伟 2020: 99),与传统新闻播报相比,能够在听觉上给受众以焕然一新之感。

最后,大量网络化语言的使用也突显了《主播说联播》节目“说”的风格。在我们的语料中,主播用“余额不足”来形容在假期将尽时那种对悠闲时光流逝的不舍;用网络流行的谐音梗“下单”(主播名字“夏丹”)不仅一语双关,还能带动活跃气氛,给予观众愉悦之感。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采纳了深圳街头改编自网络热歌《学猫叫》的疫苗接种标语(将“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改成“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并在节目中不由自主地唱了出来,让大家也在欢乐传唱之中积极主动地接种了疫苗。这种接地气的网络语体构建简洁、新颖、活泼、幽默、具有亲和力的播报风格(冯学民、王珍 2016: 82),突显了《主播说联播》与《新闻联播》节目中“播”新闻时使用正式严谨语言的不同,突出了“说”的风格特征。

4. 主播“说”之风格实践

《主播说联播》中的口语化特征,体现出主播“说”的语言风格。然而,体现为“口语化”的“说”联播之语言特征与其语言风格的联系并非简单和直接的因果关系。相反,这是依托中央电视台这个特定机构的主播发挥自身能动性实现节目目标的社会过程。探究这一过程发生的机制,将促使我们寻求本文提出的后两个研究问题的答案。

4.1 主播的能动性与“说”之风格

探究《主播说联播》中的口语语言特征如何建构出主播“说”的风格,可以借助“指向性”和“指向秩序”这两个工具性概念。所谓“指向性”,首先体现出一个语言符号可以指向该语言符号在现实世界中产生的场景或条件(赵芑 2021: 26)。例如,网络词汇“余额不足”可以指向“银行账户”这类可以产生余额不足的场所。“指向性”概念还表明,一个语言符号能够指向它通常出现的一个或多个情景,由此一个具体的符号能够根据情景的转变而获得不同的意义,并且意义之间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Yoder & Johnstone 2018: 192-208)。这些指向意义具有等级关系,形成“指向秩序”。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 193-229)用“n”表示一个语言符号的第一层(也是最初的)指向意义,用“n+1”表示该符号的第二层指向意义,用“(n+1)+

1”表示第三层指向意义。

在我们的语料中,网络词汇“余额不足”首先指向“银行账户”;与银行场景的联系反复出现,便可形成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使人们听到“余额不足”时会自然联想到“银行账户”,指向“账户所剩金额不多”的意义,即“第一层”的指向意义。然而,当“余额不足”这一词汇被网友在网络交流中使用,如用在“假期余额不足”这样的句子中,则将“账户所剩金额不多”的指向意义附加到了“假期”这一对象上,“账户”和“假期”之间的邻近性(contiguity,如都可储存某些东西)导致产生了新的指向意义,即“闲暇时间所剩无几或假期即将结束”。这时,“余额不足”这一词汇就指向了产生这个意义的第二层场景,如网络交流,并形成“第二层”的指向意义。当节目主播将这一网络词汇用在“说”联播的过程中时,当他说“时间过的真快啊,转眼间春节假期已经余额不足啦。”的时候,这一词汇就指向了它得以产生的第三层场景,即《主播说联播》的电视节目,这时就形成了“第三层”的指向意义。在第三层指向意义的生成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关于使用“余额不足”这一词汇的“知识”起到关键作用。例如,网友将“余额不足”用于网络语境并形成假期所剩无几的指向意义,是因为网友对“余额不足”用于银行场景的意义非常熟悉。“账户所剩金额不多”的指向意义“预设”出“假期所剩无几或即将结束”的指向意义。同样,当主播把“余额不足”用于《主播说联播》的电视节目之中,也是因为主播非常认可这个词汇在网络上使用所具有的幽默感。然而,按照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 193-229)的阐释,“余额不足”被主播用于电视节目中所产生的第三层意义,并非与第一层意义“预设(presuppose)”第二层意义相同,而是第二层意义“创造(create, entail)”了第三层意义。换言之,如果在银行账户的场景里“余额不足”的发生被认为是符合常理的,在网络的场景里“余额不足”的发生被认为是一种新鲜的用法,那么,在《主播说联播》的场景里“余额不足”的出现则赋予主播以网友的身份,而且,也因与网友使用同样的网络词汇而被赋予网络闲谈的特征,进而构建出该节目“说”联播的语言风格。

可见,主播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对节目定位的主观理解,并以此为依据对语言形式可产生的社会意义进行判断,选择使用具有口语特征的语言形式,建构了该节目“说”之风格。这些口语化语言形式脱离了原本闲谈、会话的情景,进入

到新闻电视节目情景之中;由于这些具有口语特征的语言形式在日常会话情景中已经和“熟人”“友人”或“聊天对象”的身份特征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相似性和稳定性的感知,所以当该节目主播的语言特征呈现出“口语化”特点时,就被赋予了“熟人”“友人”或“聊天对象”的身份标签,使这些具有口语特征的语言形式指向一种“平民化”社会角色身份,主播也不被认为是“播”新闻,而更像是在“聊天”,在“说”联播形成亲民的风格。

4.2 语言意识形态与风格实践

主播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主播说联播》节目体现出“平民化”“熟人化”的“说联播”风格。这表明,“说联播”风格的形成并非是语言形式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主播“语言意识形态”这一“调节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调节力量”既可以是语言意识形态发挥的“限制力”,也可以是它发挥的“创造力”(Inoue 2004: 1-5)。在这个意义上,主播的语言意识形态导致了该节目“说”之风格的形成,形成主播“说联播”的风格实践。

然而,主播在节目中选择使用口语化、网络化的语言形式,不仅形成该节目的风格,构成其风格实践,而且这种使用语言的方式也会对语言使用在社会层面产生影响。持续数秒的事情都会产生延续数年的后果一样,稍纵即逝的言说都可以制约或者形塑延续很久的社会关系(Agha 2007: 3),何况《主播说联播》带来的这种新的语言风格。实际上,主播采用的口语化、网络化语言形式,毫无例外地也会对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产生影响,这也是社会主体通过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实施风格实践导致社会变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如同井上(Inoue 2022: 177-191)指出的那样,西尔弗斯坦的语言意识形态概念将言说者作为积极的活动者进行研究,突显了其对于语言及语言使用历史变化起到的引擎作用。

从《主播说联播》受欢迎的程度来看(见本文第2节的讨论),可以认为主播“说”之风格在央视播报新闻的方式上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首先,这种“说”的风格改变了新闻只能“播”的语言景观,使得新闻的播报方式呈现出多元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官方话语空间与非官方话语空间的明显界限。节目中一些生动有趣的表达具有贴近群众生活的时代感,也使得官方新闻话语与民众日常生活话语相融合,增强了与生活话语的互动性(范武邱、王昱 2021: 81)。根据何舟、陈先红(2010: 22)的研究,官方话语空间和非官方话语空

间主要体现为话语主体、传播载体以及话题的不同。官方话语空间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如央视及其各类节目,包括《新闻联播》和《主播说联播》,关注的话题多具政治性、典型性和新闻性(陈丽丹、邓海霞 2020: 39)。非官方话语空间的主体通常是网民个人或网络群体,他们的传播载体多为自媒体,关注的话题也多为与自身相关的社会事件(贾哲敏 2012: 226)。《主播说联播》节目的主体和关注的话题虽然属于官方话语空间,但是其“口语化”的语言风格所体现的风格实践,却使其向非官方话语空间的语言风格靠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模糊两种话语空间界限的作用(吴晔等 2021: 137),打破了“正式与非正式”对立的二元新闻播报风格,形成了一个相互借鉴的对话性话语空间,重塑了新闻播报的语言景观。

其次,主播“说”之风格通过《主播说联播》节目的广泛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说”新闻的潮流。《主播说联播》节目的创立,以及主播采用“口语化”的新闻播报方式,表明节目的设计者和参与者认识到传统的“播”新闻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听众的需求,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这种新的“说”新闻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与听众产生共鸣,给节目带来更高的收视率。因此,他们大胆尝试新的语言播报风格,进行风格实践。这种语言创新不仅可以改变其与传统播报风格的关系格局,而且对观众和听众、乃至整个新闻播报领域产生影响。听众和观众在认可这种播报新闻的“说”风格之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这种说话方式,将这种“口语化”的随意风格用在谈论严肃话题的正式场合。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这种“说”新闻的方式已经在网络上蔓延开来,成为自媒体播报新闻的一个主流方式。例如,一档自媒体形式的网络新闻评论节目《睡前消息》便以直白的语言风格表达鲜明的观点,直击重大新闻事件(何鑫 2021: 161)。自媒体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口语化”语言资源构建随意风格,寻求和观众、读者的共鸣,满足他们的期待和需求,进而提高其影响力和公信力。“说”新闻的方式逐渐成为当下新闻评论的一种潮流,《主播说联播》所开创的主播“说”之风格亦突显出其重建语言景观的作用。

5. 结语

对《主播说联播》节目的语言风格进行社会语

言学研究,发现主播依其“语言意识形态”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使用具有口语特征的语言形式构建出主播“说”联播之风格实践。该案例研究以变异研究的第三次浪潮为理论背景,视语言意识形态为语言与社会融为一体的“胶粘剂”(田海龙 2022b: 15),认为风格实践是建构身份过程的资源,并对语言景观的改变乃至社会变化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该项研究对语言风格仅被认为是言说者适应固定社会身份范畴所采取的言说方式的观点有所修正。该案例研究对主播风格实践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社会实践网络中话语互动(田海龙 2017: 8)的研究,突显了社会语言学和话语研究将语言/话语/风格实践作为研究课题的发展态势,体现出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新的发展趋势。

注释:

- ① 出处 <https://weibo.com/u/2656274875>, 访问时间:2021年3月9月。
- ② “所有句子”指全部语料中以问号、句号和感叹号结尾的句子,分别为10个、80个、4个,共94个。17%是所标识的7个反问句、5个祈使句、4个感叹句之和16与94之比。

参考文献

- [1] Agha, A.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 Coupland, N. *Style: Language Variation and Ident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 Inoue, M. Introduction: Tempor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and through linguistic ideology[J].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004(1): 1-5.
- [4] Inoue, M. “Shake Well Before Using”: The Dialectics of Michael Silverstein (1945—2020)[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22(26): 177-191. DOI: 10.1111/josl.12542.
- [5] Silverstein, M.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003(23): 193-229.
- [6] Yoder, M. & Johnstone, B. Unpacking a political icon: “Bike lanes” and orders of indexicality[J].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2018(2): 192-208.
- [7] 陈丽丹, 邓海霞. 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新闻短视频生产策略——以《主播说联播》为例[J]. *电视研究*, 2020(4): 39-42.
- [8] 崔林, 陈昱君, 林嵩. “互动”与“亲民”:融合发展背景下主流媒体电视新闻的语态变革——以央视《新闻联播》为例[J]. *新闻与写作*, 2019(11): 22-28.
- [9] 崔希亮. 汉语语气词“~嘛”的情态意义[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9(4): 60-68.
- [10] 范武邱, 王昱. 十八大以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话语新风格及翻译策略探析[J]. *外语教学*, 2021(2): 80-85.
- [11] 冯学民, 王珍. 谈新媒体时代的电视语体与网络语体[J]. *当代电视*, 2016(12): 82-83.

- [12] 高彦梅. 感叹词如何体现话语基调[J]. *外语教学*, 2001(3): 14-18.
- [13] 高艳. 现代汉语口语词的主要类型及基本特征[J]. *海外华文教育*, 2017(9): 1188-1199.
- [14] 何鑫. 自媒体网络新闻评论创新研究——以《睡前消息》为例[J]. *新闻文化建设*, 2021(17): 160-162.
- [15] 何舟, 陈先红. 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10(8): 21-27.
- [16] 贾哲敏. 双重话语空间的形成与框架建构[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1): 226-230.
- [17] 金旭阳. 创新、强化、融合、亲民:《主播说联播》栏目对《新闻联播》的文化形象建构[J]. *传媒*, 2021(2): 34-36.
- [18] 李军华, 李长华. “呢”字句的情态类型与语气词“呢”的情态意义考察[J]. *语言研究*, 2010(3): 93-98.
- [19] 强星娜. 话题标记“嘛”与语气词“嘛”[J]. *汉语学习*, 2010(4): 59-64.
- [20] 邱闯仙. 现代汉语插入语研究[D]. 南开大学, 2010.
- [21] 田海龙. 社会实践网络与再情景化的纵横维度——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课题及解决方案[J]. *外语教学*, 2017(6): 7-11.
- [22] 田海龙. 变异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研究——兼谈与修辞学风格研究的互鉴[J]. *当代修辞学*, 2022a(4): 11-21.
- [23] 田海龙. “语言”与“社会”的互融: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与理论聚焦[J]. *山东外语教学*, 2022b(5): 9-20.
- [24] 吴东英, 秦秀白, 吴柏基. 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表现形式和功能[J]. *当代语言学*, 2004(3): 248-256, 286.
- [25] 吴晔, 樊嘉, 张伦. 主流媒体短视频人格化的传播效果考察——基于《主播说联播》栏目的视觉内容分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131-139.
- [26] 谢菁. 新闻评论类短视频栏目主持人的语言传播特点分析——以《主播说联播》为例[J]. *新媒体研究*, 2020(10): 42-44, 52.
- [27] 尹素伟. 《主播说联播》助力《新闻联播》搭建全媒体传播矩阵[J]. *当代电视*, 2020(1): 97-99.
- [28] 张旺熹. 《汉语口语成分的话语分析》[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 [29] 张小峰. 关联理论视角下语气词“吧”在祈使句中的话语功能探析[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 157-160.
- [30] 赵芑. 从“再情景化”到“指向秩序”——批评话语研究概念性工具的新发展[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3): 23-30, 14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口流动与柯因内化语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BYY0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田海龙(通讯作者),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合作教授,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话语研究。

冯莹,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

责任编辑 周永平